

# 但看人间三千事

□徐坤

上个世纪90年代，我与林老是酒友。20多年前第一次喝酒时是刘庆邦和徐小斌带我去林老家，我们在他家聊天，然后出门奔赴林老家旁边的小酒馆。林老走得特别快，脚步生风，但他的酒喝得很慢，与刘庆邦两人端一回盅，抿一口酒，但看人间三千事，是那么洒脱和自在。在北京作协工作的十几年，我时时跟林老见面，常常得到他的亲自教诲。2013年，我离开北京作协到《人民文学》工作以后，精心打造了林斤澜短篇小说奖，聘请了庆邦为终身评委，并几次前往温州为作家颁奖，深切缅怀林老的文学业绩。

说到林老喜爱写短篇，我认为，这里面其实有谬传。试问，有哪一位职业写手只想写短篇，而不想写长篇呢？短篇再好，也是小品、折子戏，长篇才是皇冠上的明珠，是职业的天花板。林老喜欢写短篇的原因是什么？用林老在接受《中华读书报》记者陈洁采访时的话说，1957年以后他调到北京文联创作组成了专业作家，写小说而且专写短篇。写短篇有一个好处，可以避开路线问题，长篇必须要写时代，要有中心思想，要写成史诗。相比之下，短篇小说，不显眼。

在林斤澜在世的时候，无论他赢得多高的荣誉，还是他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很多文友都跟他有或深或浅的交往。我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我其实跟林老没什么交集的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话说。

林斤澜作为一个写作者，身上其实有很多特别具有启发性的东西，我一时难以言尽。我想说的是，林斤澜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更广泛范围内一位纯粹的作家，他代表着文学的纯粹性，很难被今天这个时代定义。他不依附于时代的潮流，具有一种稳定的步态，这个步态显现出他的内心具有的某种坚韧、洒脱而又淡然的人文价值。

像这样的作家，在中国当代文学画廊中不算很多。我一直回想起青年时期读他的作品的经历，上世纪80年代，林斤澜已经名满天下，大家都说他的作品多么好，“沉思的老树的精灵”“短篇小说的圣手”……看了这些评论，我赶紧找来作品，但是很不幸，我没看懂，换一句话说，是一个读者与阅读对象之间产生了障碍，我感觉自己迷路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有多少人认真读懂了林斤澜？不一定有很多。但我同时又想，读懂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所谓“诗无达诂”，一篇小说、一个文本，以及一个作家通过作展示给别人的存在方式，不一定都必须让别人懂，他也没有这个义务。但对于阅读者，却有义务努力贴近作家，贴近作家的文本和为人。我想这是林斤澜的特殊性和文学的纯粹性的最好证明，在这些方面，他被解读得其实还远远不够，这不是说文本的意义，比如一个

## 「小篇幅的大作家」

□陈福民

短篇怎样写情节，写什么样的人，而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存在方式。林斤澜的这种纯粹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宝贵而稀有的遗产，我们应该努力去继承。

林斤澜没有写过长篇小说，他的短篇小说大概有两百多篇，有影响或被人们熟知的并没有那么多，可以说他是一位小制作、小篇幅的作者，但他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他是一个大作家。“小篇幅的大作家”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其实是稀少的，从文学史传统来说，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，鲁迅甚至在后来告别虚构文学，一门心思经营杂感随笔。当一个写作者面对、表达这个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转变，不再介入纯粹的虚构文学传统，他的身上会展现出一种特别朴实的特质，可能在学院派里被认为是“卑之无甚高论”，但确实又呈现出非常通透、朴实无华的中国文人的智慧。这种“小篇幅的大作家”，林斤澜是，汪曾祺也是。

此外，林斤澜的小说和他作为一个写作者之间，实际上有一个缝隙，大家都说林斤澜与汪曾祺一样，是和藹可亲、本真善良的，但两人在写作上有很大不同，汪曾祺是供人阐释的，林斤澜很多时候则拒绝被阐释。任何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从诞生开始就面临悖论，就是说它希望被打开，呈现出伟大的价值，施惠于后人，但同时文本中隐秘的价值其实是拒绝被阐释的，因为一旦说出就将不再是。我觉得林斤澜的写作就这样意味深长又不可穷尽，同时拒绝强作解文，去看就可以了，没看懂或未尽其

# 是浪漫主义者，也是理想主义者

□兴安

2019年，我参加林斤澜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会，一晃过去四年，又到了他的百年诞辰。林斤澜先生是在《北京文学》工作时的主编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，但他对我的影响可能伴随一生。1985年，我大学毕业，到《北京文学》做编辑，半年后，他与李陀先生便执掌了《北京文学》。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，像两棵可以仰仗的大树，编辑部上下都非常兴奋，摩拳擦掌，准备迎接新的变化。那时候的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阵容强大，思想活跃，而且年轻人居多，后来成了大作家的刘恒也在其中。林老将汪曾祺、高晓声、陆文夫、李国文、黄裳、章品镇、林希这些“老派”作家邀集到《北京文学》旗下，李陀则汇集了张承志、郑万隆、韩少功、王安忆、莫言、马原、余华、苏童、格非、孙甘露、北村、王刚等中青年作家。林老的宽厚、李陀的锐利，还有编辑部总体的朴实，三者融汇互补，形成了那个时期《北京文学》的总体风格，受到文坛的更多瞩目。

林老的宽厚，体现在他对同行、对年轻作者、对编辑、对写作的态度上，他很少与人争执，尽量用更包容的视角看待事物，遇到分歧或者不好确定的问题，他会以爽朗的笑声化解，用机智一带而过。1990年，宣布他离开主编岗位的那天，他的内心并不甘愿，而是想继续与我们在一起，但是他用惯常的笑容接受了现实。不当主编了，他反而与我们这些昔日的手下接触更为频繁，我便是他家的常客。我经常一个人去看他，每次他开门见我来访，脸上都会洋溢愉快的笑容。他会拿出威士忌或者白兰地，给我倒满一杯，自己则斟上小半杯，与我共饮。他谈高尔基和托尔斯泰，谈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，或者向我了解新近涌现的年轻作者，或者感叹某位谢世的老作家。他的话题从不涉及《北京文学》的现状，

即使我无意中与他说起，他也会笑笑岔开话题，或者干脆沉默。然而若是编辑部有求于他，他一定义不容辞。有一次编辑部请他去湖北讲课，在襄樊（现襄阳）大山里的一个培训基地，由我陪同。那时他已到古稀之年，竟然与我们年轻人一起登上武当山。我和学员们是小跑上去的，林老则是散步走上去的，由两位当地的培训师陪着。当时，林老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欢声笑语地从他身边穿过往山顶跑时，表情有些微妙的变化，那一刻，他是多么希望和我们在一起呀，但是年龄又让他无法承受剧烈的运动，那时他内心的活动显露了他的情绪变化，既有渴望又有无奈，既有对岁月和老去的慨叹，又有不肯服输的跃跃欲试。那种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有我能体会到。尤其现在，当我过了耳顺之年、耄耋暮年之年的时候，我更理解了一个可爱老人的心境。

汪曾祺是最了解他的人，汪老比林老大三岁，可以说是同辈人。在林老辞去《北京文学》主编的那一年，汪老为他写过一首打油诗《戏谑斤澜》，表达了文坛老哥俩的真诚情感和知音之交——“编辑修去一身轻，愁听青词诵道经。几度随潮言好事，从今不再误苍生。文章也读新潮浪，古董唯藏旧酒瓶。且吃小葱拌豆腐，看他五鼠闹东京。”

1997年和2009年，两位老人先后辞世，但在我的心里，他们并没有离去，两人的笑貌音容时常浮现在我脑海，他们签名送我的书，我也会经常找出来翻看，感觉他们是我们许久不见的长辈，在无法找见的地方注视着我，潜移默化地推动和指引着我。两位都是我崇敬的作家，然而两人身后在文坛和读者中的遭际却让我思考。汪老的作品在文坛和图书市场持续升温发酵，被更多的读者接受，而林老

林老的一场公开发言，是2006年11月10日中国作协七代会上，北京作家代表团在北京饭店进行小组讨论时的发言，83岁的林老是特邀代表。当时记者们出出进进，把镜头和话筒对准各级领导和明星，少有人关注林老这些文坛艺术大咖。出于对林老的热爱，以及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出身的职业习惯，我将手中的小摄像机稳稳对准林老，林老用他一贯的笑呵呵的姿态说了这样一段话，大意如此：“我感兴趣的还是和谐社会，这个和谐社会好听。和谐社会这个舒服，和谐社会，和谐社会，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反对专制，和谐社会是多数人抛头颅洒热血争取来的，当然这是老话，说来说话。”这是林老心里的爱。

林老的怕与爱是几代作家共同的忧惧和热爱，也是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共同的奋斗和执着，反封建、反专制、反落后，爱人民、爱土地、爱文学，这些理想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奋斗，今天已经变为光明的现实。如今一百年过去，祖国大地河清海晏、壮丽豪迈，广大作家正在书写新时代山海巨变，向着新时代的文学高峰奋勇攀登。在此我们可以告慰林老，他所渴望的愿景业已实现，此时此刻他一定在遥远的天际，在璀璨的群星和漂浮的云朵间深情地注视着我们，凝神俯瞰着我们。愿林老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，让我们泼墨壮描山川秀；愿林老昭示我们信心和灵感，让我们挥毫畅写时代心。

（作者系《小说选刊》主编）



林斤澜（左）和汪曾祺（右）

意、没有全部理解也没有关系，这样的写作者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纯粹性和独特性。今天，我们纪念林斤澜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他，但这个学习也要看缘分和每个人的气质，不一定学得来，像佛家所说的，悟到了就是悟到了，没有悟到就在旁边观看，让我们慢慢体味林斤澜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）

的作品却相对冷清，甚至被人淡忘。这一点，汪老在世的时候就曾为他打抱不平，专门写评论发声。汪老说：“斤澜的小说一下子看不明白，让人觉得陌生。这是他有为之的。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，不希望似曾相识。这种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，而且确实是‘孤诣’。”评论界认为汪老的小说是“散文化的小说”，而林老的小说是“怪味豆”，是“沉思的老树的精灵”（评论家黄子平语）。我以为两者在语言上的不同追求，就注定了在读者中的不同反应和境遇。汪老的语言是汉语的极度简化，是对“五四”以来欧化汉语的现代性转换，他在寻找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汉语的和谐之美，而林老的语言是“反现代性”的，他试图借助方言和语言的陌生化，让汉语重现丰富性和表现力，遏制当下汉语写作中的流俗和平庸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两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体家，只是林老的尝试更具悲剧性，而正是这种悲剧性体现出的精神，让我觉得更“酷”，如汪老所说：“冷淡清虚最难做，斤澜珍重”。也如林老所言：“我希望我能抓住更多的读者。但是有一点，我还得走我自己的路，换个别的路我不会，我也不干”。这就是林老对文学的倔强和执着。

前几天，重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林斤澜文集》，看到他的一段自序，很有意思。门口超市卖鱼，切段卖。到了傍晚只剩下头和尾巴，有顾客问：中段呢，三种回答：一，这鱼没长中段，显然是谎言；二，被猫吃走了，属于灾难；三，明天有。这个“三”真是个绝妙的回答，也恰好表达了林老对生活、对生命，乃至对文学的态度：摒弃“谎言”，绕开“灾难”，期待“明天有”。林老终究是浪漫主义者，其实也是理想主义者。

（作者系作家出版社编审）

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，林斤澜和汪曾祺是两座并立的高峰，他们不仅是一对忠诚不渝的文友，而且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开创了当代文学新的空间。汪曾祺的意义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识，但林斤澜似乎有点慢慢被人淡忘了。在林斤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，希望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他的意义，能更好地继承他的文学遗产。

林斤澜是一位短篇小说大师，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对短篇小说的艺术探索上。他曾说过：“我的父亲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办学校、办小学，我的一生也只做一件事，写小说，写短篇小说。”在新时期，林斤澜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。那时，文学思潮活跃、文学流派丰富，在那样的背景下林斤澜能够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，不为外界所动，并为自己开辟出一片新空间，不仅精神可贵，而且也充分显示出他的智慧和独具匠心。

他对短篇小说创作有很多精辟的见解。他说，小说创作要“无生事非”，也要“空穴来风”，意思是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；他说，写小说要有话则短，无话则长，意思是写小说不要写老生常谈的那些东西，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就不要一再重复，如有所创造就可以多说；他还说，写小说要以小见大、小说说小，意思是强调小说艺术的特殊性，写小说要从小处着眼，要重视小说的细节，落笔的切入点要小。可以说，他是悟到了短篇小说的精髓，他写的短篇小说也完全实践着他对于小说艺术的理解，从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林斤澜以冷峻与奇诡的风格著称，这得益于他喜欢在创作中进行语言探索。他努力锻造出了简约、凝练的语言，从他的小说创作中能够看到思考的连贯性。比如《十年十忆》系列，就是揭露“文革”对人性的戕害；比如“矮凳桥”系列就是用地道的温州腔来表现他的故乡温州的地域文化，表现那些如同矮凳桥一样、生活在矮凳桥周围的那些普通的小人物，像是起早摸黑做鱼丸卖的溪鳊、走街串户做纽扣的小贩

## 写小说应该对社会生活有一种敏感

□解玺璋

林斤澜先生的生日很有意思，他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事情。他的阳历生日是6月1日，阴历是4月17日。我觉得他的生日跟他这个人的性格之间冥冥之中有些暗合，在儿童节出生的人或许多少会有点童心。林斤澜先生的女儿布谷跟我上大学同学，上学的时候我们总到他们家去，就觉得这个老爷子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隔阂，很开通，感觉他也像一个老小孩似的。

后来，我读到他的自述，觉得有点像在写自传式的墓志铭，其中有句话写得挺有意思：“生无格言，向难漫画。”因为有人要给他画一个漫画，他就说他长的样子很难做漫画。此外，还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若是吹牛，也是土话，有话则短，无话则长，没事胆小，有事胆大。”我觉得，要谈老爷子的性格和他这个人的特点，去看他自己的描述，肯定比别人说得更清楚。

上次在作协开纪念会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觉得自己得系统读一下林先生的作品，认真地准备一个像样的发言稿或者文章。为此，我还特意买了布谷编的十卷本的林斤澜先生文集，想把这些作品都通读一下，想要了解一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，如果不读他的全集，就没有资格发言。这两年，作协给我安排了一个光荣的任务，让我写北京的书院，所以这几年我每天都在读北京各个郊区县区的州志、县志，满脑子都是这些史料的东西。东忙西忙，反而林先生的书却没什么读，所以，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也没什么底气。

我不是写小说的，与林先生交往这么多年，主要是因为布谷的关系，才能跟老爷子走得比较近。我觉得他的写作不是在乎赶浪头，这是他一个重要的特点。他说过要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我认为林斤澜先生写小说是非常讲究的，打个比方来说——当然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合适——我总觉得他有点像演京剧的那些老先生，拿小说当“玩意儿”，认真琢磨如何写作。他敢评价王朔是“玩文学”，但我那时候可不敢说自己是“玩文学”，似乎会让人觉得很严肃。实际上，林斤澜就有点玩儿的心态，这可能也是他认同王朔的理由之一。当然，王朔的玩儿跟他的玩儿不一样，他是那种传统文人“玩味”文学的感觉，是非常纯粹的艺术追求，但他的写作又不脱离于宏大的时代语境。在他的小说里面始终葆有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感知，正如他自己所说过的那样，写小说应该对社会生活有一种敏感。前几年，我曾特意到温州寻找矮凳桥在哪里，才发现《矮凳桥风情》里面的小镇并不是温州过去的矮凳桥，过去的矮凳桥是在温州城里一点，后来也被拆掉了。林斤澜写的小镇在温州的城外，他只是借用了矮凳桥这个意象，借此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温州刚刚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情绪的复杂多变。由此，

## 以幽深见长，以诗笔写人

□贺绍俊

们……这些作品也贯穿了一个主题，那就是人的价值。林斤澜曾说过，他的写作是要表现生命的韧性。

汪曾祺是林斤澜最亲密的文友，他不仅懂得林斤澜，而且也对林斤澜的艺术个性了解得最透彻。汪曾祺是这样来评价林斤澜的，他说：“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性格，他不大写一般意义上的外部的性格，他甚至连人的外貌都写得很少，几笔带过。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，人的气质、人的品格，得其精而遗其粗，他不是写人，写的是一首一首的诗，溪鳊、李地、笑翼、笑耳、笑杉都是诗，朴素无华的，淡紫色的诗。”我觉得汪曾祺的评价特别精准。

林斤澜看世界有别样的眼光，他似乎特别乐于在雾中看世界，汪曾祺曾说：“雾就是雾，温州人叫雾，贵州人叫罩子。今天下罩子，意思都差不多。北京人说话活东一句西一句，摸不清头脑，云里雾里的，写成文章，说是‘云山雾罩’。照我看，其实应该写成‘云苔雾罩’，林斤澜的小说正是这样：云苔雾罩，看不明白。”林斤澜不仅爱写雾中的景和人，而且写情节也故意罩上一层雾。他擅长雾里看花的写法，为什么要雾里看花呢？林斤澜借小说之口说出缘由：世界好比用幔幔着，千奇百怪，你当时是看清了，其实是雾腾腾的。这种写法体现了林斤澜看世界的深刻之处，他决不会跟着大家人云亦云，对那些看似很清晰的事情，他是要表示怀疑的。因此，他在艺术表现上更追求含蓄，把含蓄运用到了极致，他的小说也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和深邃的意蕴。

在这点上也可以看出林斤澜对鲁迅的学习和继承，林斤澜热爱鲁迅，他之所以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，其实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学习鲁迅，并发扬鲁迅的精神。他写过一篇文章《短篇小说》，专门谈他对鲁迅短篇小说的理解，他看世界的别样眼光与鲁迅思想之深邃是一脉相承的，有学者谈到，晚年的林斤澜思想活跃，没有一点道学气，和鲁迅的思想越发共鸣起来，我深以为然。

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和鲁迅的小说一样，蕴含着很深刻的思想，但他把这一切藏得很深，这也是林斤澜在艺术上与汪曾祺不一样的地方，汪曾祺追求的是淡雅，林斤澜追求的是幽深，现在很多人在文学创作上学习汪曾祺，我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向林斤澜学习。

（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）

虽然他不自白地书写大时代，但作品里面都渗透着大时代的变迁。

林斤澜的写作贴近社会生活，贴近人的内心，但是他又从不盲从跟风、不随波逐流，他乐于书写自己的感觉。还记得，他曾说过一句挺有意思的话，大意是：汪曾祺先生是名士，但是他有社会使命感。他对时代、对社会、对人性的关注，就是这种使命感的体现。

林斤澜对小说语言的追求，大概和他早期一直从事戏剧创作有关系，写戏跟写小说不太一样，很多人写小说很好，但是让他写剧本，特别是舞台剧，反而不一定能写得好。写小说和写戏往往是两种思路，写戏要求锤炼语言，功夫要下得更深。戏剧要求在固定的时间里把要说的、要表达的在舞台上呈现出来，对语言和结构都非常重视和讲究。林斤澜早期写过十几台戏，布谷给他编的文集中就有一卷是戏剧，但遗憾的是，这些剧本都没有上演过，后来他才转而改写小说。在20世纪50年代初，他还曾在剧院待过一段时间。由此，我觉得林斤澜在语言锤炼方面的艺术追求，可能跟戏剧创作的经验有关系。林先生小说的特点在于语言和结构的起承转合，而且特别强调短篇小说的结尾非常重要，有时候前面看不过来什么，但是到最后一笔，一下子能把小说的境界和档次提上来，这些就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。我认为，林斤澜的小说有时候就像雕微，精雕细刻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词、每一个细节用在这都是有讲究的，非常精致。

除了精细之外，林斤澜的语言还特别凝练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读他的小说，往往一个多余的字都删不下去。我想他一定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。读他写的回忆录时，记得他讲到自己小的时候在外祖父家里长大，外祖父逼着他背《古文观止》，这为他后来的语言修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古文里面的一个字往往有很多种含义，杜牧写《阿房宫赋》：“骊山北构而西折，直走咸阳”，用“直走”就把骊山写活了，古文里面经常有这样用字的巧思，如果仔细地去读、去想、去琢磨，就会对写作特别有帮助。林斤澜对温州话特别有感情，他说温州话是别具一格的方言，并在“矮凳桥”系列里面使用了温州方言，因此有人批评他这个方言写出来让人看不懂。他体谅这些读者，说明自己可能没有融合好地方的方言和大众通行的语言，方言不是不可以写进小说，而是要融会贯通才可以。这就是老舍先生的话，用北京话写作会提笔，经过提纯以后的方言与生活中的通俗语言不同，提纯后才有书面写作的魅力。林斤澜使用经过提炼的温州话来表现当地人的生活，更有性格，也显得更生动。因此，读林先生的小说，包括他写的一些散文、随笔，会很有人情味，很有味道。

（作者系文艺批评家、作家）